

全球华语研究 文献选编

郭熙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全球华语研究 文献选编

郭 熙 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郭熙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09965-3

I. ①全… II. ①郭… III. ①汉语—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26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

郭熙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65-3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定价: 68.00元

编选说明

汉语正在走向世界，汉语国际化的概念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一概念极富时代意义。它昭示了汉语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而汉语研究走向世界也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汉语研究走向世界，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上能与国际平行，在研究对象上也应该打破地域的限制，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找材料和资源，拓宽汉语研究的范围。华语研究这一概念就是上述进展的产物。作为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球华人共同语，华语既是全球华人沟通的工具，也有其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华语内涵的复杂性。从全球华语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汉语将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应该成为汉语学科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华人所在国和地区使用华语的情况，广义上的华语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不过历来有关华语研究的文献，既有在国内发表的，也有在国外发表的，比较分散，不易查找和阅读。

为此，教育部语信司与暨南大学共建的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决定组织编辑《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一书，以满足华语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本书由郭熙负责选编，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刘华等协助做了大量的工作。

目 录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	陆俭明	1
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	吴英成	4
从“雅言”到“华语”——寻根探源话名号.....	张德鑫	13
论“华语”.....	郭熙	21
“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	张从兴	34
华语与海外华人社会.....	徐杰 王惠	42
海外华人圈华语变体切片.....	吴英成	47
论华语研究.....	郭熙	59
从“汉语”名称论汉语词汇史研究.....	郭良夫	68
新加坡的华语与方言.....	陈松岑 王晓梅	76
马来西亚华语与方言的竞争.....	王晓梅	84
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	汤志祥	100
不同华人社区词语差异浅论.....	张维耿	112
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	邢福义	118
论华文词汇变异所反映的疆域与文化图像问题.....	林万菁	128
“港式中文”与语言变体.....	邵敬敏 石定栩	141
香港社区词研究.....	田小琳	153
三语流通与中文的健康发展		
——兼评 CHINGLISH.....	程祥徽 刘羨冰	164
台湾话的特点及其与内地的差异.....	刁晏斌	174
近年来台湾新词语发展之特色		
——论“子”后缀.....	竺家宁	180
从“ㄉㄞㄉㄞ” (duaiduai)		
看新象声词进入台湾现代汉语的书写问题.....	许长谟	194

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	周清海	206
华语特有词语：新加坡社会写真	汪惠迪	215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补例及其与普通话词语差异分析	贾益民 许迎春	223
与新加坡华语有关的一些异形词	林万菁	232
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	陆俭明 张楚浩 钱萍	238
印度尼西亚华语区域词语初探	刘文辉 宗世海	279
泰国华语语法变异例说	徐复岭	294
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	郭熙	302
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		
——兼论域内外汉语词汇协调的原则与方法	郭熙	316
十年来（1969—1979）新加坡在华语方面所做的几件规范化的工作	卢绍昌	326
新加坡汉字规范的回顾与前瞻	谢世涯	335
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与处理差异的对策	周清海	340
新加坡华文词汇的规范趋势：与过去相比	林万菁	348
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	周清海 萧国政	357
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	周清海	368
探讨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之华语教学语法	吴美韵	377
华语词典应用与编纂的落差	吴英成	390
论“华语测试”的三个基石	王汉卫	400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

陆俭明

汉语正在快速走向世界。汉语要走向世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好，那就是汉语教学的标准问题。具体说，怎么理解和贯彻汉语教学要以普通话为标准的问题。

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要以普通话为标准，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以下事实不可忽视：

第一，海外华语、港澳台国语跟我们内地的普通话存在着明显的实际的差异。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过程中会受到地域的其他语言、文化的强烈影响。海外华人长期跟所在国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受到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的影响；又由于他们与中国境内汉族人民较少联系与接触，这样，他们所说的华语虽然跟中国普通话是一脉相承的，与中国普通话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不可避免地会跟普通话有所差异；同样，港澳台虽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港澳台同胞与大陆同胞长期隔绝，而他们与其他国来往密切，这样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所说的国语会受各种外来语言的影响，而跟普通话有所差异。

第二，在中国境内，虽已立法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但真正能讲一口完全符合标准的普通话的人很少。在中国大陆，自1955年10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来，一直在全国着力推广普通话。但时至今日，真正能讲一口完全符合标准的普通话的人很少，即使是北京人，也不一定讲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据估计，所说的话完全符合普通话标准的人，大概不会超过5%；绝大多数人所讲的普通话是多少带有一点方音的普通话，即一般所谓“蓝青官话”。

以上所说的两个事实，是不可忽视、不可否认、也不必回避的事实，而且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面对上述实际情况，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教学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是否一定要不折不扣地以中国的普通话为标准，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而且必须加以研究。

应该承认,境外的汉语教学,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教学,要不折不扣地完全按普通话标准来要求,事实上也难以实现。譬如说,在语音上,儿化、轻声就难以严格要求。这里,且不说普通话本身到目前为止到底哪些字词该读轻声、儿化尚无明确的规范标准,即使有了明确的标准,也难以完全遵照实行。在词汇上,你要规定新加坡华人不能说:

侍应生、搭客、太空人、电单车、救护车、冲凉、巴沙、组屋……

非得说:

服务员、乘客、宇航员、摩托车、救护车、洗澡、菜市场、楼群……

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那都是新加坡华语里长期使用的常用词语。在语法上,像反复问句(或称正反问句),虽然南方许多方言都取“干不干净”“学不学习”的说法,但普通话规定只能按北京人的说法,得用“干净不干净”“学习不学习”的说法,不能用“干不干净”“学不学习”的说法。这一规定在中国大陆你可以叫大家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但是这一规定在境外就很难推行。海外华语和港澳台国语普遍使用“干不干净”“学不学习”的说法。要他们放弃这一说法,要他们非得采用“干净不干净”“学习不学习”的说法,这恐怕做不到。事实上,从某个角度看,“干不干净”“学不学习”的说法似更符合语言经济的原则。近20年来汉语的发展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改革开放,“干不干净”“学不学习”的说法已迅速影响到普通话,正在逐步为普通话所接受。

由此看来,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教学,从理论上说,从教学上说,原则上可以规定要以中国的普通话为标准。但是,语言的规范要讲究一个度。这就是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让规范有一定的弹性和宽容度;从另一个角度说,在教学目标和实际要求之间,可以有一个可容忍的距离。当然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掌握这个“度”?这个“可容忍的距离”该是多大?这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汉语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海内外汉语教师一起来好好研究。

考虑到上面所谈的情况,我们认为,为了使汉语走向世界,有必要提出和建立“大华语”的概念。我们所提出的“大华语”概念跟先前有人所说的“大中华语言圈”的概念不同,“大中华语言圈”涵盖了北京话、广州话、闽南话、客家话等;而我们所说的“大华语”是指:

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

海外华语一直存在着,而且今后也会长期存在。海外华语之所以会长期存在,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广大华裔和华侨同胞的中华民族情结,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第二个因素是，作为华语大本营的中国存在和不断强大与发展。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不断发展，并逐步跃居世界的前列，华语将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建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的好处是，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次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汉语教学。如果大家同意建立“大华语”概念，我们在汉语教学的要求上，可以这样定，“达到普通话要求”，那是高标准；“达到大华语要求”，那是基本要求。

这里也涉及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境外华语、国语的规范标准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要提倡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做硬性规定，不一定要要求境外华语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不可，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

参 考 文 献

- 郭 熙 2001 《汉语的国际地位及海外华语未来的走向》，2001年8月23日在马来西亚韩江学院的演讲稿。
- 郭 熙 2004 《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
- 李宇明 2003 《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在“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03.11.7—9，杭州；又见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编《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年。
- 李宇明 2004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专家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2004.12.5，上海财经大学。
- 陆俭明 2002 《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见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赵金铭 2004 《“十五”期间对外汉语学科建设研究》，“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海内外的互动与互补学术演讲讨论会”会议论文，2004.12.23—26，北京语言大学。

（选自《汉语教学学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

吴英成

一 全球华语崛起迹象

不管我们愿意接受与否,在进入 21 世纪的当下,英语确实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强势的国际语言。在美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英语在学术、教育、信息、商业、媒体、娱乐、旅游、网络等领域都发挥着莫大的影响力 (Crystal, 1997)。

然而,同样拜全球化经济发展之赐,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全球华语市场也备受瞩目。尤其是中国自近 20 年致力推行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其经济与军事影响力在亚洲已不容忽视,加上过去一世纪以来大量移民至东南亚及欧美各地形成的海外华人区,以及着眼中国庞大市场的外商跨国企业,这几股势力推波助澜之下,全球华语将在 21 世纪“水到渠成”地沛然出击。

全球华语的崛起,可以从世界各地日渐广泛使用华语的发展趋势窥其端倪。在信息科技方面,中文视窗系统、中文互联网、中文搜寻网站(例如:中文雅虎、番薯藤、哇塞等)日渐蓬勃;在电视媒体方面,全球中文频道(例如:传讯电视、亚洲无线卫星电视台、凤凰卫视中文台、MTV 中文台等)大量涌现;在语言教学方面,学习华语作为外语的非汉族语者人数¹,以及报考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人数也急遽上升²。另外,会员来自超过 41 个地区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其登录的人数迄今已超过九百位;在经贸方面,以华语作为交易用语的全球华人企业网络

1 据戴汝潜等(1999: 301)转引施光亨、杨俊萱《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 40 年大事记》的不完全统计,“文革”前的十几年间,中国大陆总共接受 7000 多名外国留学生;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间即接受 4.6 万人;进入 90 年代中期已达到每年 2 万人。至于招收外国学生的学校数目,“文革”前只有 50 多所学校招收外国学生;80 年代增至 120 余所;90 年代则高达 300 余所。

2 由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设的汉语水平考试是一种测量外国人、海外华人、中国境内非汉族人的标准化语言水平考试。有关测试的原则、测试种类、测试项目等细则,参酌刘英林(1989)。至于考生人数,“目前每年有逾万人在国内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在国外有近万人分别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考点参加考试”。(戴汝潜等, 1999: 301)

也不断成长。

二 全球华语扩散的因素

语言是否能成为全球语言,与这个语言内在的结构性、词汇量的多寡、过去是否曾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书写工具、是否曾与伟大的文化或宗教联结都无关联,这些内在的因素都不能确保一种语言能畅行全球(Crystal, 1997:7)。

语言的扩散势力必须投射在政治、军事与经济领域。盛唐时期,中国的版图辽阔,华语便曾扩散至日本、朝鲜、越南;而自18世纪,欧洲各国大规模地向美洲移民,殖民帝国的母国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有效地支配欧裔移民的官僚及意识形态机构。这样深入的影响,导致19世纪南北美洲民族国家全面兴起后,英语或西班牙语仍是当地被普遍接受的主要行政用语。进入20世纪,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首要军事与经济超级强国,也同时提升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地位¹。

相对而言,由于中国近代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消极态度,导致华语的地位无法像英语随本族移民影响力遍及全球²。明清以后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在政治上与北京完全断绝关系,而且这些华工苦力多半是操着彼此无法沟通的汉语方言文盲,成为中上阶层进入主流社会的华人则多半是追随当地殖民者(不管是欧洲或日本)政权,并通晓他们的语言。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华人占全国总人口七成以上,但因为立国之初基本上沿袭了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科技、教育等典章制度,新加坡政府不选华语(或当时最多华人使用的闽南方言),却改以英语作为国家主导行政语言。

近期崛起的全球华语,则明显地与经济领域紧密相连。海外华人经济地位的提昇,直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海外华人区本身并不具备推动华语成为全球语言的主要动力,只有中国的经济崛起才是提升华语为全球语言的主因。

华语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兴国际语言,吸引了大量非本族语者学习华语。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与华语教学研所以及语言中心³近年陆续成立,正是为了因应这个需要。重视中国广大市场的新加坡政府,近年除了不断与中国进行各种商业

1 Crystal (1997) 从历史观、文化基础、文化遗产的视角,详尽论述为何英语能成为当今首要的全球语言。

2 有关欧洲与中国移民的论述,详参 Anderson (1991)。

3 在中国大陆,各大学近年纷纷设立对外汉语教学单位。在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政治大学华语中心、中山大学华语中心、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等都是近年成立的华语教学机构。

合作计划，也实行一系列语言教育政策¹鼓励年轻人多学华语，以免错失 21 世纪的重要商机。

三 区域华语的滋生：以词汇为例²

(一) 全球华语三大同心圈

全球华语可以依据扩散的种类，华语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功能域、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划分为三大同心圈：内圈、中圈、外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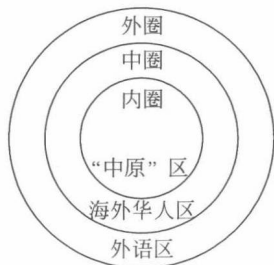


图 1：全球华语三大同心圈

内圈指以华语为母语或者共同语（Common Language）的“中原”地区，包括中国大陆³与台湾，前者将华语称“普通话”，后者则称“国语”。内圈的特点是华语为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学术、传媒等领域与正式场合的强势主导语言，同时也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中圈指以华语作为共通语（Lingua Franca）的海外华人移民地区。由于各海外华人移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差异很大，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是中国侨务机构在海外华人居留地开设的侨校或者中文学校所教授的华语；二是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经过长期的演变所形成的华语教育模式。

中圈的主要特征是在多语社会中，华语成为海外华人族群的标志及日常使用语言之一。例如：马来西亚华人在华文小学与独立中学⁴便需要学习三种语言（即马来语、华语、英语）。在中圈里，新加坡是最重视华语的地区，华语为新加坡四

1 例如：1999 年初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国会提出的新华文教学政策。

2 有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三地华语词汇比较，参酌吴英成（2000a）。

3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自 1997 年 7 月 1 日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回归中国主权，迄今依然享有行政自治。英语是行政强势语言，粤语是通行的普及语言，华语的地位正在提升，仍未处于主导位置。所以，在目前阶段隶属中圈较为合适。

4 据钟天祥（1999）报道，马来西亚共有 1293 所华文小学、60 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 3 所华文学院。

大官方语言之一,而且是华族学生在校必修的“母语”¹课程。

中圈海外华人虽然热衷学习华语,但华语教学的教学目标迄今依旧停留在延续中华文化或传统价值的窠臼,教材内容常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脱节,再加上师资的来源或素质无法保持稳定,华语教学易被视为说教八股,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华文程度也难免日渐低落(吴英成,1999b)。

除了上述内中圈的华族学习者,华语是否能列入其他国家外语教学的优先顺序内,也是华语发展为全球语言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华语外圈急遽增大,所谓“外圈”,是指以华语作为外语学习的非华人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的学习者包括日韩、欧美等外籍人士。学习方式包括在本国选修华语作为外语的课程,以及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乃至新加坡进修华语的实地浸濡学习。以华语作为外语的学生人数目前并未有详细统计数字,但由欧美等国高等学府中文科目选修人数的明显增加,可知其数目必定可观。

然而,在三圈通行的华语并非一种单质性的语言,它与其他世界语言一样,早已衍生出各种区域华语变体。以过去属于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华人为例,由于近百年来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加上华语与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富有地方色彩并深受当地华人认同的华语变体²自然产生。其实这些区域华语变体不只出现在中圈或外圈,内圈的中国因幅员广阔,各汉语方言区所使用的华语也形成程度不同的语言变体³。

(二) 区域华语词汇差异

词汇是语言符号最敏感且变化最大最快的部分,也最能具体反映出社会文化变化的面貌。就以华(汉)族的共同语及演奏的传统音乐为例,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便出现名称迥异的词汇:

表 1: 同实异名的词语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新加坡
汉语、普通话	国语、普通话	国语	华语
民乐	中乐	国乐	华乐

1 依语言学的定义(Hartman & Stork 1972),母语(Mother Tongue)(或称第一语言 First Language、本族语 Native Language)是指在幼儿时期通过和同一语言集团其他成员的接触而正常地掌握的第一语言。换句话说,华语并非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母语。新加坡政府以华语作为华族的共同语与官方语言,本地所谓的“母语”特指各种族的民族语言(Ethnic Language)。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加坡所谓的“第一语言”是指第一学校语言(First School Language),“第二语言”则指第二学校语言(Second School Language),这与一般语言学的定义也有所不同。

2 语言变体的内容包括语音、词汇与句法。本论文主要探讨词汇的差异。

3 有关中国境内双语双方言的探讨,参酌陈恩泉(1999)。

各地选用的名称可谓社会意识形态沉淀的结果。中国大陆称之“汉语”强调其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称“普通话”则与传统名称“官话”相对,强调此语言的普及通用特性,乃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具任何特权性质。中国香港称“国语”或者“普通话”乃保留旧时国民党政权与回归中国后的不同名称。中国台湾称“国语”乃沿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民国时的名称,强调其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中,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与他族(马来族、印族等)形成对照,自然把华人的共同语称为“华语”,以强调其海外华人的认同。许多词语(例如:华裔、华社、华校、华教)也以“华”作为词素,以突显其民族性。

以此类推,各地也以各自的语言意识形态为中国民间乐器演奏的音乐命名:“民(族)(音)乐”(中国大陆)、“中(国)(音)乐”(中国香港)、“(中)国(音)乐”(中国台湾)、“华(族)(音)乐”(新加坡)。

对于外来新事物,各地也有不同的译名(Tsou, 2000),例如同样是 taxi,各地便出现多达七种词条:

表 2: 自产的外来词语

(单位: %)

词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中国上海	新加坡
的士车	0	0	1	0
的士	95	6	0	0
出租车	4	0	90	0
出租汽车	0	0	6	1
计程车	1	94	0	2
德士	0	0	0	98
打的	0	0	3	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四 区域华语的认同感

陈碧珊《新加坡华语变体语言态度调查研究》(1999)以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师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大学四年级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各种区域华语(北京标准华语、新加坡标准华语、新加坡本土华语¹、新加坡杂菜式华

1 新加坡本土华语指在语音、词汇、句法方面具有浓厚本土色彩的华语变体,有关新加坡本土华语探讨,参阅吴英成(1985)。

语¹)及其使用者的态度,从中便可看出部分新加坡人对这些区域华语的意识形态。

在区域华语本身特质方面,受试者在“句法正确”“语音标准”项目上给予北京标准华语和新加坡标准华语肯定,新加坡本土华语与新加坡杂菜式华语则取得负面的评价。至于在工具价值方面,受试者对北京标准华语、新加坡标准华语、新加坡本土华语“政治影响”“实用价值”项持正面的态度,对新加坡杂菜式华语则给予负面的评价。至于在语言变体的情感方面,受试者在“优美自然”项目上给予两个标准变体高分,两个本土变体低分,这意指前者为优美自然的高阶变体,后者则为粗俗拗口的低阶变体。同样在使用者态度方面,受试者在权势量的众选项(自信、威望、学养、学历)上也给予两个标准变体高分,两个本土变体则取低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共聚量的选项(感觉亲近、风趣幽默)上,受试者赋予新加坡杂菜式华语使用者高分,其他区域华语变体的使用则偏向低分。由此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标准华语、新加坡标准华语在语言的标准、工具价值、权势量方面都取得高分,但是在共聚量项目却偏低分,而两个本土滋长的区域华语变体所取得的分数正好相反,较具亲和力和认同感。这项调查明确显示出各地区滋生的区域华语,即使在社会地位上不如标准华语,仍能深切引起当地人民的认同与共鸣。

五 世界标准华语带动三圈交流

成为各地区华人族群语言标志的区域华语,有时候确实会成为三圈间的语言交流屏障,但是这些沟通障碍并不难排除,透过卫星传送到全球各地的各种华语影视娱乐节目,让我们能逐渐熟悉各区域华语的其他说法。同时规范华语也借由报纸、教科书或其他印刷品,在不同的华语地区继续以书面出版。一般而言,书面语体的差异就又比口头语体更小。

另外,透过入境随俗的学习管道及编纂各地特有词语词典²等方面也都可弥平这些沟通困难,例如:汪惠迪编撰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1999)便试图

1 新加坡杂菜式华语指以华语为主体语言(Host Language),其他语码(例如:华族方言、英语、马来语等)为嵌入语言(Embedded Language)。例如:“这个 assignment 的 deadline 是几时 huh?”(这个报告的截止日期是几时?)(此语料由林惜莱提供)

2 由联邦出版社(Federal Publications)、阁楼哈乐出版社(Chambers-Harrap Publishers)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共同编纂的《时代阁楼必备英语词典》(Times-Chambers Essential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时代》),编辑在考虑新马地区英语学习者的需要后,特地添加 1,000 个本地区常用英语词条,让学习者借以分辨新加坡国内与国外地区英语的应用(吴英成,1999a,1999d)。

协助新加坡或其他地区的华人穿透这样的语言屏障,该词典把新加坡本地特有的1,560个词条加以分类解说,有助于其他地区的华语使用者了解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并进而欣赏其丰富有趣的区域语言色彩。

或许部分以华语作为母语者,对华语风靡全球的境况可能觉得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们为华语的全球化感到骄傲;一方面又对其他地区的使用者“滥用、污染”,华语而忧心忡忡。其实,要成为全球语言的代价,就得接受这语言各式各样的使用方式。一位南洋作家想利用华语传达原汁原味的南洋经验,绝不可能照搬中原区域的词汇或语法,具弹性及流通性的华语才能使自己不断壮大,登上国际舞台¹。

以新加坡为例,平常新加坡人和亲友聊天时,总爱使用新加坡本土或杂菜式的华语,其中充满浓烈的“乡音”,本地化的华语语法,以及熟悉的特有词汇²。当新加坡人远离家乡或在某些国际交流场合,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交谈时,便会试图使用该地区的区域华语或较“正式”的“世界标准华语”,其语音较接近北京话,词汇较为通用,也较符合规范语法。这样的“世界标准华语”并非单指北京的区域华语,事实上,它还处于孕育成形的阶段,随着越来越多以华语为媒介的国际会议举行、越来越多风行于全球华语市场的电视节目、歌曲、畅销作品出现,这种可被各地华人接受的“新华语”将越来越“有模有样”,不过这种“世界标准华语”的出现并非要消灭或排挤区域华语的存在,它将不断从各种区域华语汲取丰富的成长养料,并与区域华语相辅相成。在谋求全球沟通了解与区域认同间达到动态的平衡。

全球华语的崛起,虽然带动中圈与外圈学习华语人数的剧增,然而,全球华语毕竟是晚近的现象,许多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与外语的教学研究亟待开展³。例如:因为内中外三圈学习华语的环境与经验并不相同,中圈学习者所面对的华语学习问题并不一定是内圈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障碍。像部分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新加坡华族学生,在学习华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必须面对英语的干扰⁴。因此,新加坡的华语教育工作者必须采取不同于中国的教学策略,来满足当地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

吴英成《华语词典应用与编纂的落差》(2000b)以新加坡40位经验丰富的小学华文教师为对象,通过问卷方式调查他们使用词典的现况。而调查结果显示,

1 有关南洋作家在以“外来语”——华语创作的争论,参酌黄锦树(1996,1998)。

2 有关新加坡华语语法的探讨,参酌吴英成(1985)。

3 有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应成为自主学科的探讨,参酌Teng(2000)。

4 参酌Goh与Ng(1999)对新加坡教育部特别为华语能力差的学生而开设的华语B课程的分析。

目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出版的华语单语词典与汉英双语词典皆无法满足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需求。由此可见,不仅是教学法,中圈的学习者对教学工具、教材也都有别于内圈与外圈的要求。

身处中圈的新加坡,特别能体会推广全球华语过程中的种种语言屏障与学习者面临的难题,所以也积极希望担任内圈与外圈沟通的桥梁,广邀内中外三圈的华语专家学者,求同存异,分享各圈的华语教学经验,也探讨影响全球华语扩散的诸多问题,例如: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习得、正字法¹、译名统一等议题,相信这样的交流必能加速全球华语圈的沟通与了解。

参 考 文 献

- 陈碧珊 1999 《新加坡华语变体语言态度调查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荣誉学位论文。
- 陈恩泉 1999 《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戴汝潜、谢锡金、郝嘉杰 1999 《汉字教与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 黄锦树 1996 《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 黄锦树 1998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元尊文化。
- 刘英林 1989 《汉语水平考试(HSK)研究》,现代出版社。
- 汪惠迪 1999 《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 吴英成 1985 《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论文。
- 吴英成 1999a 《告别正统,华语才能百花齐放》,《联合早报》1月19日。
- 吴英成 1999b 《华文科传文化是神话》,《联合早报》7月6日。
- 吴英成 1999c 《本土杂烩语:烧不尽的野草》,《联合早报》8月31日。
- 吴英成 1999d 《让华语成为现在进行式语言》,《联合早报》10月3日。
- 吴英成 2000a 《同文同种的中国幻想曲: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比较研究》,第九届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汉语文化学论文,淡江大学,5月25日、26日。
- 吴英成 2000b 《华语词典应用与编纂的落差》,第六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台北)12月27日至30日。
- 吴英成、陈碧珊 1999 《杂菜式华语也有实用价值》,《源》第4期。
- 钟天祥 1999 《马国华校热背后的哀伤》,《联合早报》10月17日。
- 周有光 1997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清华大学出版社。

1 其中包括繁体字与简化字、注音字母与汉语拼音、大五码与国际码。因为这些正字变体未能加以规范化,直接影响与中外圈等其他华语使用地区的交流,各地华语使用者在编辑或阅读中文网页及电子邮件便经常面临“乱码”的困扰。再说,不同的正字体系无形中也加重世界各地华语学习者的额外负担。